



### 做不同的決定，走嶄新的路

學士後護理學系 邱紹源校友

如果當初沒有去傳教，或許我現在會走不一樣的路。

#### 我就是我

傳統家庭長大的我，父母殷殷期盼孩子能出人頭地，未來的職業選擇不外乎就是醫師或是律師，但是出生叛逆的我，總是不想走那些陳舊古板的道路，俗話說：「行行出狀元」，我的選擇在未來或許能夠創造更多的可能性，於是高中一畢業，我選擇文化創意這個領域成為我的主修，文創領域很特別，我們的老師著重在充實學生們的文化涵養，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涉及美學、哲學、文學以及文化各個領域的知識並且從這些背景知識創作出文化產品，說實在的，這個學科聽起來有趣，但是對於設計一竅不通的我，很像在這個領域半點也使不上力，雖然在創作上力不從心，但是我珍惜這段時間帶給我的視野，讓我可以探索各個社會議題，跳脫課本的框架，看到世界，所以在學期間我對於自己在醫療或是法律領域的貢獻幾乎是沒有任何想像。

在學期間不免有許多課外活動，當時的我很熱衷於教會，參加各式各樣的教會活動，在其中與大家一起學習讓我感覺到這個大家庭的歸屬感。教會對於處在 18-22 歲的年輕單身成人有兩個目標：第一，參與傳道服務；第二，找到伴侶建立家庭。第二個目標對我來說還太遙遠，畢竟還需要有個伴才可以結婚，所以二話不說參與傳教變成了我的首選，所以在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盡快地跑完了申請流程，希望可以無縫接軌在畢業後出發。我的家人怎麼想呢？他們當然氣瘋了，什麼工作不好做偏偏要做傳教士，而且又是沒有薪水的服務，難道以後要當神父或是牧師？也因為這樣我的爸媽在我出發前的三個月一句話都不想跟我說，而我就衝著他們以前跟我講的一句話：「你大學之後想做什麼就去。」就理直氣壯地出發，而我有幸被指派到英國倫敦地區從事我的傳道服務。

## 文化的大熔爐

英國倫敦傳道部跟其他地區的傳道部相比特別的地方是，傳道部的傳教士組成是來自 50 個不同國家以上，或許大學時候選擇文化創意也是我的宿命，因為傳教時就彷彿是我的實習，直接將我的生活浸泡在這文化大染缸裡，我的第一個地區是海德公園(Hyde Park)，是倫敦精華中的精華地帶，身為傳教士的首要原則就是無時無刻你都要打開你的口和「每一個人」說話，對！就是「每一個人」，生性害羞又英文生疏的我，哪裡來的勇氣跟每一個人說話？傳教士每天 24 小時都會配有一個同伴，我們需要時時刻刻聽到對方講話也要看到對方，於是我來自美國猶他州的同伴在我來的第一天就給我個下馬威，在路上和人不間斷接觸 4 個小時，工作完我還真是吐了，把我的五臟六腑都吐出來，我想賣保險或是房仲都沒有我們來得認真，更重要的是五花八門的花式英文口音，弄得我「耳」花撩亂，我帶著散裝的英文去那邊真的是劉姥姥進大觀園，但是我學會亞洲人的獨有技能，聽不懂，那就微笑吧！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是我每天的必備良藥。

想到第一天我進到我的傳道區域時，新進傳教士和傳道部夫婦和助理有一個小小的見面會，當他們知道我是從台灣來時他們很開心，因為在教堂對面倫敦帝國理工大學的中國學生很常教傳教士們中文，傳教士們懷著自豪的態度跟我說「我們都是土豆」，那種瞬間成為中文專家的滿足表情在他們臉上藏也藏不住，但是他們不懂那句話的意思，所以問我，我說：「For Mainland China, 土豆 means potatos, but for Taiwan, 土豆 means peanuts.」講完後坐在我旁邊的姊妹傳教士大聲說了一聲：「WHAT？」我一臉疑惑的看著他想說反應也不用這麼大吧？但是我還是耐心的再解釋一遍，剛開始瞬間凝固的空氣瞬間得到釋放，過了幾秒鐘我才發現，我把「peanuts」講成「penis」這時尷尬又不失禮的微笑就派不上用場，因為會顯得猥褻了些，於是我就草草帶過，換了別的話題。

英文不好還真是容易鬧笑話，我的第二個傳教地區來到南邊城市 Southampton，是過去鐵達尼號的出發地點，這時我的同伴換成來自智利的小黑(我給他取的綽號)，在當地有一個年已 70 歲的爺爺很喜歡帶傳教士出去一起拜訪成員和我們的新朋友，所以我們也就順理成章的把他當成我們的 Uber 司機，有一次他想要帶我們去碼頭的一個成員家吃飯，他說：「Let me take you to the dock.」濃濃的英式腔調還真把我和小黑搞得一頭霧水，我說：「Take us to the duck?」爺爺說：「NO the dock.」小黑皺著眉頭看著我說：「To the dog?」爺爺說：「NOO the dock! the dock!」最後才發現沒有要看鴨也沒有要看狗，是要帶我們去碼頭。

## 初見護理師背景的菲律賓家庭

在 Southampton 很棒的是風景真的很漂亮，尤其是靠近城市旁的 New Forest 是一大片森林保留區，在那裏除了自然景觀的壯麗，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住在城市的一個菲律賓家庭，媽媽本業是護理師的工作，不過現在轉行經營旅行社，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海外護理師的經驗，跟他聊了許多之後才發現，菲律賓是歐美國家數一數二的護理師輸出國，在同一個城市有一個很大群的菲律賓互助團體，團體中有很多人都是因為護理師的身分而移民去英國的，在跟他們相處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他們的熱情和勇於互助的精神，我想他們因為是移民的關係，對於我們傳教士在異地生活有更深厚的關懷情感，我們得到他們很多的幫助，他們說「沒有食物就來我們家，我們餵你。」或是「傳教累了就來我們家休息沒關係，隨時歡迎。」這種樂於接納、施助的精神讓我對護理師的特質增加不少好感。

經過幾個月的認識，菲律賓媽媽開始讓我們認識更不為人知的她，其實她是一位乳癌患者，她跟我說他有四個其他的朋友也跟她一樣在同一時間被診斷出乳癌，不過她是唯二還繼續活著的，另外一個活著的朋友她的情况沒有比她好，聽說時日不多，聽完後我的手還需要扶著我的下巴，因為菲律賓媽媽看起來完全是健康的狀態，對飲食也沒有任何禁忌，看不出來是乳癌患者，因為當時對醫學知識的不瞭解，所以沒有再多談論治療方式，不過我想也可能是因為媽媽她有護理師的背景，所以更知道要怎麼照顧自己。談話中，媽媽也不禁潸然淚下的告訴我們，她只要活到可以參與到孩子們的畢業典禮還有婚禮她就心滿意足了，能活到當下已經是神給她最大的祝福，我只能忍住淚水，故作堅強，深怕我的情緒一潰堤，就沒有辦法成為她的傾聽者，但是內心的波濤之洶湧。離開他們家後我的眼眶還是被沾濕了，我看到的是一個崇高的母職，用生命去做每一份努力，而她最重要的武器，就是身為護理師的她擁有的背景知識才可以支持她到現在，這種堅強的韌性，讓我對護理專業再度的肯定。



圖一、和菲律賓護理師媽媽的合影

## 與人磨合的痛苦

我傳教的最後一站來到 Grays，在倫敦東方的一個小城鎮，當時當我同伴的是來自阿爾巴尼亞的白痴公主(又是我取的綽號，以下簡稱公主)，因為他的個性陰柔玻璃心，也很常發怒，給他公主的綽號也再適合不過，我們三翻兩頭就是吵架，吵架似乎變成我們的溝通方式，第一吵就是在我剛到的第一天晚上，他跟我說：「我很高興你可以當我的新同伴，所以我特地為了你做了一個阿爾巴尼亞的甜點。」當時的我真的是受寵若驚，很少有同伴會這麼有心，特地做一道甜點來歡迎同伴，於是我就恭敬不如從命的品嚐了一點，外觀看起來很像在海灘會出現的棕色沙塊，大小不一，味道散發出淡淡的甜味，他從冰箱拿出來後把上面那層保鮮膜撕開拿到我面前說：「你看！我很厲害吧！」我自己也不是什麼甜點大師，對於好看的甜點也沒有什麼概念，但是既然他都這麼有心的為我做這份甜點，理當也是要給人家一點好的評價，所以我點了點頭給了他我的招牌笑容說：「對阿，真厲害！」當我捏了一小點他的甜點放入口中時，海灘的沙塊瞬間變成台灣早餐店的美乃滋，在嘴中滑開的瞬間帶了濃郁砂糖的甜味，那種甜味直竄鼻腔，也向下挑戰我的味蕾，在那個當下我的靈魂告訴我，這不適合我，放下它，這時我也不好意思表現出失望的表情，只能展現出滿足，來安撫同伴的玻璃心，但是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就去洗了手並且去整理我的行李，看來我的滿足無法撫平公主的怒氣，他看我只吃一口就離開後，玻璃心炸棚的來到我的面前說：「你怎麼可以不把它吃完，這是我用心為你做的，你不喜歡吃就跟我說，幹嘛糟蹋我的食物？」我只跟他說：「我想要以後再吃，我現在已經吃飽了。」但是心想：「這種甜點要我一次吃完也太折騰人了吧？」公主就只能氣沖沖地拿著他自己的甜點，快速的塞滿他的嘴說：「你不吃我自己吃。」並繼續碎念我剛剛的作為，我突然意識到，我的挑戰才正要開始。

經過無數次跟公主的戰鬥，到了一天早上我們突然聊起對方的文化，他說：「我想要一個中文名字，你可以給我嗎？」當時我心想：「好啊！終於換我整死你。」我說：「當然可以，你的名字叫做阿爾基亞(音譯)，讓我寫出來給你看，然後你可以拿著這張紙跟別人說這是你的中文名字」，我馬上把我筆記本一頁撕掉，拿著蠟筆寫出他名字的每個字，還特別精心在每個字的結尾勾勒出俏皮的上揚，而我寫的是「鋼管女郎」，依照他的四字名字為他量身打造的中文名字，還好他看不懂中文字，之後他興高彩烈得拿著這張紙叫我幫他合照，我問他說你要留這張紙嗎？他說不要，正合我意，我就馬上把它撕碎丟到垃圾桶，也沒有跟他提說要把拍他的照片傳給他，到目前為止，他還不知道那四個字的真正的意思，他還是以為是他名字「阿爾基亞」的中文字。

## 來自奈及利亞的白衣天使

跟公主吵歸吵，但是正事還是要做，有好幾次我們拜訪一位來自奈及利亞的護理師叫瑪莉(化名)，她的家是一個很像台灣透天厝的兩層樓房，後面有一個大庭院，我和公主來她的家做服務好幾次像是幫她後院除草，還有整理她的房間，因為她自己一個人住也因為護理師工作的關係，沒有時間清理家裡，我們也希望可以拉近與她的關係所以願意花時間陪她，並幫她服務，她也會很親切的煮奈及利亞食物給我們吃，第一次我去的時候是奈及利亞常吃的一個辣雞飯，橘紅色的飯再加一個大雞腿在旁，份量差不多是一個六吋披薩，然後飯堆成一座小山的高度，瑪莉說奈及利亞都這樣吃，所以他們的人都很強壯。我帶著來自台灣的小鳥胃如果真的要將那一整盤吃下去，我應該可以和耶穌一樣禁食 40 天。但是吃著這麼大盤的食物，好處就是可以和瑪莉多相處一點，我開始問到她的背景，她說她因為奈及利亞政局的關係來到英國，其實當初不是一位護理師，她是以難民的身分來，所以她看到很多同鄉的人民在異地居住飽受健康的痛苦她很憂心，於是為了她的人民她奮發向上在英國當地取得護理學位，並開始她的職業生涯，我很感動她的動機，還有她那份關懷自己人民的意志，雖然來到了異鄉，但是能夠以自有所學來造福同鄉，是何等高尚的情操，讓我體會出護理更多的可能性，不僅僅能夠照顧身體，也能夠治癒心靈，我再次敬佩護理帶給社會的貢獻，她可以賦予每個人不一樣的意義和身分，成為一名白衣天使、朋友、家人和希望。



圖二、與奈及利亞護理師和白癡公主

## 陷入深淵後的轉折

在跟公主相處艱難的同時，我媽媽的健康也一次次的受到挑戰，讓我不禁想起回家的念頭，在發生很多不愉快的事後，與同伴的不和睦、傳道地區領袖的不體諒、家庭的不支持還有媽媽的健康一再再重重的打擊我，使我來到這輩子前所未有的低潮，我終於能些微體會憂鬱症患者的部分經歷，最後我選擇回家，雖然我很難過需要提早離開我的傳教服務，但是這些日子讓我內心的成長我想是所有工作都得不到的寶貴經驗，我雖然花了一點時間調適我的決定，但是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在傳教中所經歷的每一刻珍貴重要的經驗和認識的每一個人，他們成就現在的我，讓我有更強韌的心可以面對多變的未來，而在傳教間我所看到護理師的榜樣，也讓我能夠依循他們的腳步，在未來秉持他們的信念繼續發揚光大。我不後悔我做出的每個決定，包含從我大學選擇的文化創意，到後來放棄能工作的機會，來到英國從事不支薪的傳道服務，這些成就現在的我所不可或缺的養分，而抱持著這個信念，我來到學士後護理學系繼續就讀。也有幸能夠完成學業繼續為護理成就更多的不可能，我相信護理能夠帶來改變，不僅僅是改變醫療的重要助力或是提升人心的重要支柱，護理將是不可或缺的一塊重要拼圖，而我期待自己可以把這個專業提升到更新的高度，而這一切的起源都來自於我下定決心到英國服務的那段日子。



圖三、傳教生活的旅行